

单口相声集

刘宝瑞整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3年·沈阳



《日遭三險》演出照片



《珍珠翡翠白玉湯》演出照片之一



《珍珠翡翠白玉湯》演出照片之一



《連升三級》演出照片

前 言

这本单口相声集共收入十篇作品，大部分是我整理演出的傳統段子，也有少数是我近几年試写的新段子，如《神兵天降》、《大水壺》就是一九五九年在福建前綫慰問演出时，根据前綫英雄事迹和一些蔣軍士兵渡海投誠的故事写成的。

在傳統段子（包括根据民間傳說改編的作品）中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：

1. 諷刺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、愚蠢与官場中的黑暗。如《珍珠翡翠白玉湯》、《連升三級》、《君臣斗》、《日遭三險》、《知县見巡撫》等。

2. 嘲笑小市民的庸俗世态。如写无业游民招搖撞騙的《賈行家》。

3. 歌頌劳动人民的智慧、聰明的。如《解学士》、《学徒》等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本着“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”的精神，对某些段子的情节作了重新处理，删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和笑料，使之突出作品的主题。如《連升三級》，本来是写宿命論的命运巧合，現在改为揭露官場的黑暗，主题就更有积极意义了。

当然，由于水平所限，有些整理稿仍存在很多問題，希望同志們及时批評指正。

刘 宝 瑞

1963年1月于北京

目 录

前 言

神兵天降.....	1
大水壺.....	10
君臣斗.....	15
日遭三險.....	24
知县見巡撫.....	36
賈行家.....	42
学徒.....	58
連升三級.....	65
解学士.....	72
珍珠翡翠白玉湯	103
附：单口相声表演心得	112

神 兵 天 降

福建前綫，偵察兵有一个英雄排，这天接受了一个任务，金門島蔣軍換防，由第三軍換成第八軍，并且叫囂要反攻大陸，所以我們偵察兵派出一个組到金門偵察，任务是捉一个舌头，了解了解敌人这个第八軍，过去在大陸上是什么番号，在什么地方被我們打垮了的，現在是怎样拼湊起来的，以及它的部署情况。

偵察排排长石玉軒同志，馬上就布置任务。石玉軒同志三十多岁，山东人，敌人在大陸的时候他就常跟敌人打交道。遇事沉着老練，机智勇敢，說話还挺风趣，好诙谐，水性还好。要做一个偵察兵必須精通水性，因为敌人是在島子上，要偵察就得渡海。偵察兵一般的水性都能晃三、四十华里，水性大的能在水里头呆六个鐘头，一气晃八十华里，有这样水性才能完成任务呢。可是要比起我的水性来，他們就差远了。我水性比他們好，您就甭說晃水了，我就連在洗臉盆里还扎猛子哪！可是后来人們說我不知深淺，我也就不晃啦！

石玉軒同志不但水性好，人还非常的机警，跟敌人打交

道他能随机应变。夜探敌島，必須先要得到敌人的口令，才能够通行无阻。有一回老石同志上了敌島还没得到口令哪，就碰見敌人了，这怎么办哪？当时他就先发制人，先向敌人問：“誰？”敌人說：“我！”“口令！”敌人說：“大！”敌人又反問他：“口令！”老石同志当时就回答：“陆！”結果就对了，这就叫机智灵活，脑子快，因为敌人叫囂反攻大陆，一說“大”，底下就是“陆”。要象我这脑筋就坏了，敌人一說“大”，我就說“小”，敌人就說：“你跑不了！”得，玩儿完了。

光凭机智还不够，还知道敌人的特点。敌人是官大一級压死人，有时我們裝成蔣匪上島子，遇到了情况跟敌人对面了，就得先把他说回去，沒容他說話先問他：“你哪儿的？”他要說連部，咱們就說营部，他要說营部，咱們就說是团部，他說团部咱們就說师部，他說师部咱們就說軍部，他要說軍部呢？咱們就說防卫司令部，他要說防卫司令部呢？那……就先給鬼崽子一嘴巴，“他媽的！好大眼眶子！国防部謀报队的人都不認識啦！”“哎！对不住！我这两天眼睛上火！”給打回去了！

石玉軒同志帶着一个組，一共九个人，两个划船的，两个无綫电兵，五个人是上敌島登陆的。这五个人名字就是石玉軒、于德水、張永利，还帶着两个才入伍的新战士，一个叫刘石头，一个叫黄云凤——因为他个子小，所以人們都管他叫小黄。

这天是八月二十三，他们这个组划了一只船，化装成渔民，渔船上有什麼他们有什麼。到大金門島的正面，离金門約有四里多地，在那抛锚停船撒网捕鱼。四周围有很多的渔船，用我这眼睛乍一看真跟渔民一样。可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哪儿不同？眼神不同，渔民捕鱼，往起拉网，大家都瞪着眼，看着这一网捕上来多少鱼；可是他们往起拉网，不瞧网，往敌岛上瞧：“今儿晚上在哪个地方登陆合适？”网里的鱼多啦少啦倒无所谓，反正对岸的鱼得抓住，这只船由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捕鱼，一直捕到六点，好嘛，眼没往网上看，鱼进网呆了仨多钟头，没人往上拉，这么一想：“噢！这位不是捕鱼的，是放生的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又出来了。

天快黑了，渔民都往回划，他们就往侧面划，耗到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的时候，就往金門島划。白天看好了登陆的那个地方，离着还有三百多公尺船就停下了。因为前面有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了，叫铁条砦，是大铁柱子，船一撞上就完啦。五个人下了船，晃过了铁条砦，快要上岸了，老石在前边走。上岸后，爬着往前摸，其他四人拉成一条线在后头跟着。因为一到晚上敌人在沙滩上放着好些个小型地雷，这东西是化学雷，个儿很小，也就跟个西红柿似的，上头只要够五公斤重的东西一压它就爆炸，爆炸力也没多大，可是很讨厌，炸伤后若不马上治，就有生命的危险。老石摸着它，把信管拔掉，这就没有危险了；标上记号，回来好从这儿走。

他們从海邊爬到壁下，絕壁都有八九公尺高。直上直下，一点抓手都沒有。他們看这个地方太高，就由东往西走，找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塌下一块去，敌人准备在这个地方修个碉堡，拉来了許多砂子、石头、水泥、鋼筋在那儿堆着。他們一看这个地方容易上，老石头一个就往上爬，就听上边喊：（山东口音）“誰？”大家一听就趴那儿不动了，老石端着枪朝上看着。朝上看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絕壁，敌人往下看，必須探身低头拿手电照，他手电一亮，咱們一摸火儿，正合适，他就来个头朝下倒栽葱，找閻老五去了。那敌人若是听见枪响，来人怎么办哪？有办法，枪刚响完，咱們这就嚷一句：“他媽的！深更半夜的誰打枪？”咱們同志就再嚷一句：“是我走火。”“混蛋！什么时候走火！再走火枪毙！”来的人一听是走火，“噢！”又回去了。所以老石端着枪往上看，呆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，他們几个又往上爬，刚爬了几步，听上边敌人又喊：“哎！别上了！我看見你了！”五个人当时趴在地上就不动了。听敌人那儿又小声儿說：“上来一个，又上来一个，你去叫班长去！”小黄一听：“排长，咱們干吧！”“等一等。”一会儿又沒动静了，小黄說：“排长，怎么样？”“上！”剛說完敌人那儿又喊了：“哎！别上了！我看見你了！”又小声說：“上来一个，两个，你去叫班长去！”老石想：“这么黑由上往下看，看不見哪！”老石就往上瞧，你别看由上往下看，由下往上借着天色影影綽綽的看得見，看見敌人就一个崗

哨，夹着枪，又冲别处喊：“哎！别往上爬了，我看见你了！”老石明白了，这小子是要饭的放鞭炮——穷乍忽。他要真看见人了，他得端着枪，弯着腰冲来人的方向比划着，他这不是，他是夹着个枪冲这儿喊一句，冲那儿喊一句，来回蹿。知道他这是穷乍忽了，就趴那不动瞧着他，等了一会儿的工夫，这小子又喊了两句就离开这儿了，上那边喊去了。老石心想：“行了，这舌头今儿就是他啦！”就回头对张永利说：“老张，你在缺口这儿把软梯的绳子拴好，走！咱们四个人跟着他。”可是天太黑，上去以后，那“穷乍忽”也找不着了，小石头刚站起来就听见“当”这么一声，马上趴下了。老石说：“小家伙，别害怕，告诉你，围着这整个岛子，是有岗的地方都有钟，这边一敲，那边就敲，隔个十来分钟就敲一次，这是跟他们美国爹学的精神战术，吓唬人的，有这个更好，不然漆黑的天，上哪儿找人去呀！”

老石他们四个人听见钟响的声音是在东边，他们就往东走。走着走着听见前边有人说话，老石说：“匍匐前进！”顺着说话的声音往前爬，到近处一听，老石就乐了。（山东口音）“小林子，这个月你家里从台湾寄钱来没有？”噢！你在这儿哪！一听那个回答的是台湾新兵：“我姐姐打台北给我寄来五十块钱。”“行了，你小子这月够花的了。”

“可是让丁排长‘丁不住’，借去了四十。”老石说：“石头跟我过去，你把那新兵摆了，我把这‘穷乍忽’架走，注意可别弄出声来，打草惊蛇就麻烦了。”“是！”“沉住

气，不要慌。”两人慢慢往前爬，就听那个山东又说：“上月你家里不是寄来一百吗？”“那一百讓連长借去了。”

“你这小子他媽欠揍哇，我跟你借五块钱你都不借，他們是官你就借，你呀！野猫挂在树梢上，小兔崽子巴結高枝儿。”

“你怎么罵人哪！你才是兔崽子哪！”“罵你怎么样，你再犟我就揍你！”“敢！我屋里叫排长去！”“排长是你爸爸？”“是你爸爸！”“他媽的还犟！”（伸手打新兵）

石头一瞧，俩人打起来了：“排长，咱們不能过去劝吧？”“嘿！”您見多咱当偵察兵的管劝架呀？“別打了，我們是偵察兵来抓俘虏，跟我們走一个吧！”那象話嗎？老石心說：“这‘穷乍忽’，早不打晚不打，我們这要請你走了，你打架玩儿，不能耽誤時間，还得另想办法。”这就叫随机应变。往北边一看，离这不远是一所房子，有了，上那里边架一个去！对石头說：“你看着这两个家伙。我們仨人到有房子那儿去偵察一下，不到必要时不准打枪。”三个人就往房子那边爬，到門口讓于德水把門，老石和小黃就进屋里去了。屋里头漆黑，俩人就摸，一摸，靠墙就是枪架子，上边还都有枪，老石心里头这个高兴啊！再一听屋里头人都睡着了。虽然睡着了，可比醒着还熱鬧，是咬牙巴嚙嘴，外帶說夢話。老石讓小黃把住枪架子，自己往里摸，一摸，靠窗户这边是床鋪，老石摸敌人的脑袋，摸一个說一个，这就叫摸着脑袋算一个，都摸完了一共十一个，拐回来，摸的快要到枪架子那儿了：“嗯？这怎么还有一个单鋪哇？是个官？不可

能啊！敌人的官跟兵不睡在一起呀！”再往床底下摸，摸着一双美式半高腰的皮靴子：“是官穿的呀！”刚想往枕头那儿摸，就听这小子嚷上了：“你们他妈的干什么呀？”小黄一听就是一愣，老石也往后退了半步。“我丁排长能欠账不还吗？”“呼……”他又睡着了。老石一听：“噢，做梦躲账哪！丁排长？这大概就是‘丁不住’吧？要是能把 he 架回去，那‘丁不住’比‘穷乍忽’就强多了！”老石过来一扒拉他：“起来，上崗去！”叫了两声，那小子就急了：“他妈的，你混蛋！你叫誰站崗？”一翻身又睡了。老石一听这家伙的语气，更是“丁不住”了，心说：“客人来了你不招待还黑！先让你罵着，架回去再说。”老石又叫：“快起来！快起来！”“你他妈的誠心搗蛋哪！是你下的命令叫我站崗去？”这小子一嚷，外头那两个哨兵听见了。“怎么回事？丁排长嚷什么呀？你别离崗位，我瞧瞧去。”那家伙很快地站起来就往屋門跑，一边跑一边嚷：“丁排长，怎么回事？”他要进屋，于德水可急了，順后边一攔脖子就把他招住了，那家伙就嚷：“这是誰呀？別鬧！鬧什么！”老石一听，外头也嚷上了，屋里这个叫醒了也直嚷嚷，过一会儿就全醒了，赶紧就说：“不是叫你去換崗，海上有情况，你起来看看去。”这家伙一听就起来了，穿上衣服下地就摸鞋，老石早就把鞋拿走了，他一边摸鞋，一边問：“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”外头老子招住那个还喊哪：“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快招死人啦！救人哪！”“丁不住”一听就急了，

“別他媽的睡了，都起來！”他就鑽到床底下找鞋去了。

老石一想：這要是全起來就麻煩了。當時掏出手榴彈一拉綫，往床底下一放，照着“丁不住”屁股後頭就踹了一腳，

“那不是你的鞋嗎！”一拉小黃倆人就出來了。這一踹，“丁不住”正趴到手榴彈上，他們倆也出來了，手榴彈也響了，“丁不住”這下真頂不住了！小黃跑到那邊窗口又扔進兩個手榴彈去，老石把着門，沖里边轉着彎兒又打了一梭子子彈，里边兒這十二個人，這一下子就全報銷了。石頭看着的那個崗哨也早完了。那傢伙聽這邊兒崗哨嚷：“要我把你掐死啦！”他剛要往起站，石頭就在他身後頭，舉起手榴彈，照着這小子腦袋就砸下去了。“砰！扑通！”這小子就掉交通壕里了，屋里手榴彈也響了，這時候听于德水那兒說：“小子！你們屋里全完了，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打死你！”石頭跑過來，抓住那小子拿槍的胳膊：“他媽的！你还動什麼呀！”于德水也不掐他脖子啦，就扯着那只胳膊，老石跟小黃把屋里的敵人都消滅光，也過來了，小黃拿槍對着“勞乍忽”的腦袋：“你要一嚷一說話馬上就打死你！”老石說：“不准打！朋友，听你的口音是大陸上的，你不想家嗎？現在你被解放了。這是個機會，共產黨的寬大政策沒變，我們帶你回家，跟你的親人團聚去吧！”這傢伙楞了一會兒，問了老石一句話：“你是山東人嗎？”老石說：“對。”“好，我听你話。”老石說：“趕快撤！”他們快到絕壁的那個缺口了，老張迎過來問：“怎麼樣？”

“撤！”这句话刚说完就听脚步声，从西边跑过来大约有十来个敌人。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老石一想：这时候要跟敌人打响了，敌人一放照明弹，十分钟以后整个金門島跟白天一样，五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啦。老石赶紧就问“穷乍忽”：“你们是第几排？”“三排。”老石“当！”就冲天放了一枪，马上手电就照过去了：“他妈的！你们往这跑什么？三排叛变，你们也想跟跑哇！”敌人马上都站住了，“报告长官，我们不是想跑，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。”“什么他妈的了解情况！就是想跑！”“报告长官，我们不是想跑。”“不是想跑，全他妈回去！”“是！”“向后转！跑步走！”全回去啦！

大 水 壺

蔣軍在金門，
心里乱紛紛。
整天看大海，
日夜想亲人。
投誠回祖国，
班长賀业臣。
騎着水上漂，
气死小火輪。

这說的就是蔣軍中士班长賀业臣，渡海投誠的这件事。
那位說：这件事我們知道哇。話是不錯，可您沒有我知道的詳細。

要不信，我提个問題就够您琢磨一会儿的。您說金門島的蔣軍士兵都有多大岁数的？（稍停）怎么样？不知道了吧！我知道。告訴您，蔣軍士兵数台湾的新兵最小，十八、九岁，从大陆上跑过去的老兵哪？最小的就算賀业臣了，三十四岁，他是一九四八年在青島被抓去当兵的，至于跑过去的那些老杂牌軍隊，那岁数可大啦！最小的那个三十八。那

位說，三十八不算大呀！他不是現在三十八，是蘆溝橋事變那年三十八。那麼現在多大了呢？您算哪：七七事變是一九三七年，一九四七年四十八，一九五七年五十八，五八、五九、六〇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，今年六十四了。

別看歲數大，脾氣還大哪，整天老是罵罵咧咧，可明着不敢罵，背地里偷着罵，蔣介石不是吹過嗎？一年準備，二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。這些老頭兵就罵，“什麼他媽一年準備，二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，我看哪，我們是：一年眼花，二年耳聾，三年掉牙，五年腰疼，十年都變成了白頭翁，再過二年哪，全得跟蔣禿子一塊進鄧都城。”就這些問題，我不說您都知道嗎？您別看我知道，咱並不因此而驕傲。您要不信，我再問您一個問題，您還不知道。

蔣軍這些兵，一個月掙多少錢？怎麼樣？還是不知道吧？我還知道：上等兵一個月掙四十八塊，一等兵四十五，二等兵四十。聽着數目是不少，可買不出東西來呀，物價太貴啦。您算吧：買一支牙膏七塊五，一把牙刷十五塊，一盒金門土制煙八塊。關一個月的錢，買一支牙膏、一把牙刷、兩盒煙卷兒，完啦！煙卷兒倒是買了，沒法兒抽，怎麼？沒錢買火柴呀！這事我不說您知道嗎？不知道吧！您別看我知道的這麼多，可我不驕傲，因為什麼呢？我不說您不知道，可我要不到福建前綫慰問演出，我也不知道。因為我見過渡海投誠的賀業臣本人。

說起賀業臣，

山东牟平人。

就在四八年，

当了蔣匪軍。

当兵十一年，

苦处說不尽。

先是在台灣，

后来調金門。

人民解放軍，

万炮轟金門。

炮彈开花象下雨，

蔣軍个个都吓掉了魂。

后来我們又打过宣傳品，

祖国的幸福生活吸引着賀业臣。

他了解了“既往不咎，立功受奖”的寬大政策沒有变，

决心渡海投誠回家会亲人。

賀业臣下定决心想脱离虎口回到祖国大陆，可是隔着大海七千多公尺的海面怎么回来呢？他游泳的水量也不行，只能晃一百多公尺。那位說：他不会找个救生圈嗎？哪儿找去啊？蔣介石知道士气低落，大陆上来的士兵都想回家，甯說救生圈，凡是攔到水里能漂起来的东西全藏起来了。他不藏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真有跑过来的。也有抱个木头的，也有拆个桌面板的。現在蔣介石是加紧警戒，什么破船板、圓桌面、面板、缸盖，連大个儿的擀面杖都鎖起来了。干脆，一

点木料不留。

那么說蔣軍士兵睡覺，不是床板嗎？是倒是呀，他沒有單鋪哇！十二個人睡一個鋪，鋪板都連起來釘在一塊兒，一個人翻身嗞嗞亂响，深更半夜的你拆板子，那當官的听着哪兒行啊！

賀業臣就想辦法找渡海的东西，天天這兒瞧瞧，那兒看看，兩眼都直了。這天正趕上是單日子，早晨起來，我們這邊就開始放炮，轟……轟……就在離他房子很近的地方落了一顆炮彈，轟！——當時房子就燒起來了。他拿着水壺趕緊到缸里去灌水，一瞧啊，水壺漂着。“噢！”他一瞧四外沒人，把水倒乾淨了，水壺塞兒摳緊了，拿手就往水里摳這水壺，还挺吃力的。行了，就是它吧！可是一個不行啊，他們這班里头有四個水壺，就把兩個褲腿拿綫縫起來，第二天，這天正是六月十號，是五月節，他們大伙來了一頓罐頭飯，所謂會餐，還有兩瓶酒，賀業臣吃了一點兒，他說：“我頭暈，回去躺一會兒去。”到洞里頭拿着他那水壺和褲子到海邊把衣裳一脫，把水壺往褲腿里一放，拿繩子把褲腰一勒，打了一個結，往水里一跳，腦袋往前一扎，兩手這麼一划，水壺在海面上這麼一漂，嘿！他真漂回來了！

他回來了，金門島上可亂了，排長告訴連長，連長報告營長，一直報到了防衛司令部，蔣軍防衛司令一聽：“又跑了一個人？叫總統知道了，我又得隔着電話挨罵呀！”一問怎麼跑的？四個美國水壺。干脆這個漏子歸他們。馬上就給